

仁波切之殤與中共在西藏的統治 *

黃默

東吳大學端木愷講座教授

仁波切之殤：祭被囚十三載，身亡中國監獄的丹增德勒仁波切

唯色 編著

雪域出版社

2015 年

2004 年 12 月，東吳大學人權學程為了慶祝國際人權日，並在校園中推廣人權理念，發起第一屆「人權週」活動。我們選定的主題，就是聲援當時被判處死刑的丹增德勒仁波切。活動邀請人權學程的師生、藏人代表以及支持西藏民主人權運動的人士聲援丹增德勒仁波切，並要求中國政府立即將他從黑牢中釋放。除了短講之外，我們亦在會場旁邊設置攤位，蒐集全校師生的連署，傳真到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公室與中國司法部。以我記憶所及，傳真給中國司法部的連署，在中途就被擋下來了。閃靈樂團的 Freddy 與 Sandra 也在會場上獻藝，以音樂代表他們對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支持。

事隔十一年，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獄中死亡。監獄拒絕將他的遺體還給親人，引起一百多位藏人包圍監所，但監所立即強行火化。許多藏人認為丹增德勒仁波切是在監獄中被殺害的。

為了紀念丹增德勒仁波切，台北雪域出版社決定出版專書。書中蒐集了編者唯色的記錄與長詩，作家王力雄的報導、建議書；並附上官方對案件的報導以及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書。另外也收錄了北京著名律師張思之辦案的日記，詳細記載他為了辦這個案子所受到的阻撓與拖延，深刻地表達出律師工作在中國的處境。綜觀全書，對這個案子的背景、審判結果、以及在國內外引起的影響，都作了十分客觀、完整的報導。

* 本文轉載自《仁波切之殤—祭被囚十三載，身亡中國監獄的丹增德勒仁波切》，原篇名為〈尋找中國與西藏的新契機〉。

放眼來看，丹增德勒仁波切的遭遇，具體而微地反映出中國政府這六、七十年來對西藏的統治。五〇年代初，中國政府兵臨城下，強迫西藏政府簽署十七條和平解放協議，西藏經歷了千年少見的變局。西藏社會的特色在於傳統的宗教與生活方式，但這幾十年來大部份的寺廟被破壞，多數文物也在社會運動中付之一炬，藏語的使用遭到壓抑。這些情況，在第十世班禪喇嘛於1962年所寫的七萬言書中，都有詳盡的陳述。茨仁夏加（Tsering Shakya）在他所著的《龍在雪域：1947年後的西藏》一書中，根據官方的數據也說，西藏自治區本來有二千七百座寺院，到了1965年時，百分之八十已經夷為平地，剩下的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摧毀，只保留十三座寺院。從這些數據看來，傳統的西藏社會已不復存在。

進一步來看，北京雖稱西藏為自治區，但這幾年來的統治，實質上是施行同化政策，也是漢化政策，不再承認西藏特殊的文化、歷史背景與生活方式。在中國大陸內部推動的社會改造運動，如大躍進、人民公社運動，也在西藏如火如荼推行。遇到反抗的時候，一再採取高壓的手段，宣佈戒嚴，幾乎是軍事統治。在這樣的統治之下，藏人生活在恐懼之中，不難想像。

最後，北京所引為驕傲的經濟發展政策，也不顧西藏的特殊狀況，與基層人民生活的需求。結果適得其反，並沒有給基層藏人帶來什麼生活上的改善，反而引進大量的漢人，且又破壞了生態，造成漢人與藏人關係的緊張。

作為一個人，我不禁想問，為什麼一個漢人的政府會這樣對待藏族？有什麼宏偉的目標值得這樣的代價？即使從政府的立場來看，這樣的統治既無助於社會和諧，也妨礙中國成為一個文明大國。北京對西藏似乎只能統治而不能治理。西藏抗爭的力量不足以推翻中國統治，但也不願意接受北京的宰制。但這樣的僵局能維持長久嗎？

面對這樣的情況，在台灣的漢人能作的事情少之又少。如果我們能將西藏的情況，作客觀而公正的報導，促使世人，尤其是漢人，對北京統治西藏的真相有進一步了解，那麼政府的謊言與暴力統治也必定一步一步失去他的正當性。經由這樣的轉變，才有新的契機；中國與西藏的關係所隱含的種種可能性，包括高度自治、或是邦聯或聯邦、或是獨立於中國，才有理性溝通的可能，漢人與藏人才能世代代和平共處。